

毛共與蘇俄在中南半島之角逐

葉伯棠

據日本共同新聞社最近報導，蘇俄已向北越提出要求，使用美國從前在越南的海軍基地——金蘭灣，作為蘇俄海軍在太平洋活動的補給基地之一^①。對於這個新聞報導，莫斯科和河內當局既不證實也不否認，顯然這祇是一個尙待進一步證實的消息。但是這個消息引起許多研究國際問題人士的關切，香港英文南華早報（South China Morning Post）針對此事發表三篇社論^②。由此可知這一消息的重要性。但從這一則消息，似乎又給予一般人的印象，美國勢力退出中南半島，北平與莫斯科為爭奪這一真空地區，今後雙方的鬥爭益將激烈，這種情勢的發展似乎正適合美國國務卿季辛吉（Henry K. Kissinger）均勢制衡的構想，同時也為美國退出越南有了理由，誤以為今後蘇俄為實現亞洲集體安全的構想，從海上圍堵毛共，毛共為突破蘇俄的圍堵，雙方將展開一場新的衝突。對於這種看法是否正確，有進一步探討的必要。

一

蘇俄和毛共對於北越統一南越的態度如何，我們必須從歷史的觀點中獲得解答。一九五三年韓戰結束以後，毛共在幕後積極支援北越與法軍作戰。致使法軍節節退敗。當時美國國務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提出巨大報復主義（the doctrine of massive retaliation）和軍事圍堵政策。前者主要的目的是對付蘇俄，後者主要的動機是針對毛共而發。在當時不論基於本身的實力和國際環境，蘇俄與毛共都不敢與美國直接衝突，故不論莫斯科和北平在表面上都主張「不同社會制度的和平共處」，但實質上仍然支

持越共，直到奠邊府淪陷以後，杜勒斯有意聯合美、法、英三國力量共同實行軍事干涉，莫斯科與北平才共同勸告北越頭目胡志明，適可而止。一九五四年七月二十一日，日內瓦達成協議，以北緯十七度為南北越暫時分界線，至於越南統一問題留待以後解決。日內瓦會議承認胡志明政權統治北緯十七度以北地區，可以說共產集團一大勝利，因為日內瓦會議召開是由蘇俄外長莫洛托夫提議，而在會議期間，毛共却大力支援，才使法軍在奠邊府造成慘敗，法軍退出北越，日內瓦承認北越共黨「勝利」既得的事實。這一事件的嚴重教訓是：國際共黨先以和平談判方式麻痺西方國家，也鬆懈法軍的鬥志，再以侵略的既得事實要求日內瓦會議承認。因此，北越政權的存在是國際共黨和平談判與武裝鬥爭交互運用的結果。故黑魯曉夫一再強調「日內瓦精神」^③。所謂「日內瓦精神」就是以和平談判的方式，承認侵略的成果。

日內瓦會議以後，美國為了執行圍堵政策，把越南視為與國際共黨鬥爭的場所，取代法國的勢力，支持越南政府對抗北越的南侵。美國勢力干涉越南地區，不但與北越發生直接衝突，也與莫斯科與北平形成間接的衝突，自此以後，如何把美國勢力逐出中南半島，成為毛共與蘇俄既定的政策。毛共所以支持北越主要的目的，企圖利用越南作為困擾和牽制美國的勢力，作為突破美國圍堵政策的手段。蘇俄之所以支持北越，一方面基於意識形態的關係，一方面藉美國干涉越南暴露美國帝國主義和新殖民主義的野心；以求爭取亞非國家的好感^④。

二

一九六〇年代，毛共與蘇俄對於今後世界革命的策略發生重大的爭執，一九六三年三月，蘇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強調以和平方式瓦解資本主義國

家，完成世界革命；反之，毛共中央則主張當代世界革命，先從第三世界開始採取武裝鬥爭的步驟，擊敗「美帝國主義」。儘管在理論上，北平與莫斯科對於戰爭與和平路線的爭論，北越最初是傾向於北平方面，但自從一九六四年八月二日發生東京灣事件，美國加強轟炸北越，越戰全面昇高。北越對抗美國轟炸的武器大部分依賴蘇俄的援助，尤其是防空武器像薩姆飛彈等武器，完全由蘇俄供應。因此，就北越問題而言，強調毛共與蘇俄的衝突是毫無任何意義。尤其令人感到驚奇的是，北平雖然一再強調支援北越，擊敗美國對北越的侵略行動，但是當北越亟需援助時，蘇俄的軍事援助路經中國大陸時，毛共則百般刁難阻擾，引起蘇共中央的責難。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七日，馬林諾夫斯基元帥（Marshal R. Y. Malinovsky）公然指責毛共此種行為之不當^⑤。由這種行動證明，毛共所謂全力支持北越對抗美國「侵略行動」除輕武器外，不能不令人懷疑。

一九七三年一月二十七日巴黎停火協定，可謂共產集團在國際方面合作最豐碩的成果。美國政府鑒於在越南戰場上投入五十萬兵力，消耗約一千多億美金，戰爭仍無結束的徵兆，而越戰繼續相持對於美國經濟尤有不勝負荷之感；越戰之所以曠日持久，美國未能採取釜底抽薪的辦法，直接進軍北緯十七度以北，進攻北越領土，主要是顧慮蘇聯的軍事援助加強和毛共出兵干涉，由越戰演變成爲美國與毛共和蘇俄直接衝突，故地面戰爭僅限於在越境內進行，而空中攻擊祇以切斷北越對南方越共支援爲範圍。因爲美國政府考慮到北越這兩位後台老闆，不但是被動應付越戰，而且暴露了諱疾忌醫的心理，不敢公然指出越戰與蘇俄有直接相關，美國政府更直接和間接地表示戰爭不會擴大到中國大陸，結果滅了自己的威風，却壯了敵人的膽，致使美軍陷入越南戰場這個泥淖日深。於是詹森總統提出和平談判方式結束戰爭，對於共產黨人而言，和平談判祇不過是對敵鬥爭過程中運用策略手段之一，在沒有滿足自己的要求條件之下，共產黨人絕對不會輕易答應。故尼克森總統爲了越戰「光榮的和平」，既跑莫斯科又跑北平，長途跋涉，確是辛勞。那季辛吉更是馬不停蹄，僕僕風塵，穿梭於莫斯科、北平和華盛頓之間，其所唯一的希望，就是「光榮」地結束越戰。但是美國政府這種迫不及待的心理，蘇俄、毛共和北越看得非常清楚，故乘機提出要脅，莫斯科希望美國在核子武器和飛彈方面競賽讓步，北平則要求美國支持其入聯合國和所謂在

解決「台灣問題」上讓步，北越非堅持要求美國承認「越南南方臨時革命政府」的條件不可。尼克森鑑於內外壓力，迫於情勢，爲了競選總統，討好美國選民，越戰停火的成功，表示以「談判替代對抗」政策的勝利，於是不顧一切，接受各方的條件，產生一個以原地停火（An in-place Cease-fire, stand-still fire）爲原則的巴黎協議。以條約的方式正式承認北越侵佔南越各地的合法性，把歷年美國人民生命犧牲代價和金錢的消耗化爲烏有。不僅如此，越南「光榮停火」，美軍撤出中南半島，正符合莫斯科和北平的期望，也是雙方合謀的結果，因此，就中南半島問題而言，強調毛共與蘇俄的衝突，乃是不瞭解國際共黨陰謀的論點。

四

美國退出越南，依照尼克森和季辛吉最初的想法，美國既然滿足北平與莫斯科方面的要求，他們將會遵守「巴黎協定」。儘管北越尚有部隊留在南越境內，美國將裝備和補充越南軍隊武器，越南政府將可應付。故在「巴黎協定」簽字以前，美國裝備越南空軍一、三〇〇架和八〇〇架直昇飛機^⑥。再就五角大廈越戰「越南化」的計劃，在巴黎和議之前，美國給予越南的軍事援助、戰車和裝甲車達九百輛，大砲六百門，二百艘砲艇^⑦。這些裝備加上越南原有的兵力，足應付北越的可能挑戰。依照巴越協定，巴黎協定簽字以後，簽字國不得以武器和裝備或軍隊進入越南境內，但是巴黎和約簽字以後，美軍撤走，北越的目的達到，更進一步不顧「巴黎協定」的拘束，繼續擴張勢力，至今年三月，除原來留在南越十四萬的北越軍隊外，北越再抽調其他軍隊，對南越進行大規模的攻擊行動，竟然在短短八個星期以內使整個越南淪陷。北越所以敢發生大膽南侵行動，主要還是蘇俄與毛共共同的支持有密切的關係，如果沒有蘇俄的物資援助和毛共的精神支持，北越是不敢這樣做的，故北越這次勝利可以說蘇俄和毛共合作的成果。

五

北越侵佔南越以後，如果說蘇俄真的向北越提出要求，使用美軍從前基地金蘭灣，基於莫斯科與河內的關係，也是無可厚非的。根據新聞報導，蘇俄既然使用非洲索馬利或利比亞基地，蘇俄要河內允許使用金蘭灣基地作爲

西太平洋或印度洋海軍基地之一，不值得大驚小怪。尤其蘇俄軍艦在太平洋地區，可以說沒有一處停泊、加油或補充給養的基地，金蘭灣自然是蘇俄可以使用的基地之一，蘇俄要求使用這一基地，基於蘇俄對北越的援助，可謂理所當然。

但是蘇俄使用金蘭灣基地是否與毛共在北越競爭勢力範圍有關，如果這種關係能夠成立，那麼莫斯科與北平在北越競爭勢力，絕不是今天開始；如果說南越淪陷，蘇俄與毛共立即互相爭取北越的友誼，互相排斥對方，祇不過像兩個流氓，爲了爭奪地盤，各施手段，以圖排斥對方。而這種在共產集團內部勾心鬥角遠在一九六三年就已經開始。儘管如此，他們雙方的鬥爭和衝突並不影響反美鬥爭的大前提，換言之，莫斯科與北平把美國勢力逐出東南亞甚至於亞洲，這個目標是完全一致的。

但當美國勢力將退出東南亞之際，莫斯科與北平早就各自部署，準備填補這個真空。當一九六九年，美國總統尼克森和日本首相佐藤榮作在關島會議結束，發表聲明，寄望日本對於亞洲安全負起更大使命，美國勢力有意退出亞太地區。蘇共第一書記布里茲涅夫在一九六九年在各國共黨莫斯科會議時，提出亞洲集體安全的構想^⑧，雖然這個構想到現在各國反應冷淡，同時牽涉的問題非常複雜，但莫斯科並沒有放棄這個構想，這個問題之所以如此複雜和持久相持，主要的原因，蘇俄領袖希望以蘇俄的勢力取代美國的勢力。要達到這個目的，美國的勢力如果不完全退出亞太地區，蘇俄的希望可能落空；而亞太地區各國政府如果不能充分合作，蘇俄領袖一廂情願的想法也將成爲泡影，但最主要的關鍵仍在於美國。

毛共也深知美國勢力可能將退出中南半島和亞太地區，故採取迂迴策略。毛共這個策略先從日本着手。「尼克森主義」要日本對亞洲的和平秩序扮演重要的角色。依毛共的看法，美國製造日本與毛共的矛盾，再利用這個矛盾，以便減輕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承諾（commitment）。針對美國的政策，毛共利用大陸市場作釣餌，利用日本人民尋求廣大大陸市場和發展對外貿易的心理，與日本建立外交關係，結果一九七二年田中角榮担任首相以後，以「趕搭巴士」的心理與毛共建立外交關係，使美國利用日本的國力抵制毛共擴大的政策完成失敗。不但如此，毛共且進一步爭取日本，要求與日本簽訂和平友好條約，在這個條約內加入「霸權條款」，規定北平與東京共同防止亞

洲和太平洋地區霸權出現。毛共這種策略的動機，明眼人一看就知，就是利用日本作爲反對兩個超級強國的工具。

毛共這種政策適足以說明統戰策略的運用。毛共要把日本從敵對的地位轉變成爲中立的地位，再發展成爲與敵鬥爭的盟友。就當前中南半島的情勢而言，美國所以直接干預越南戰爭，主要的原因，美國政府認爲越南是東西雙方勢力鬥爭消長的焦點，因越南人民本身無法負起這一重大的任務，故祇有直接參與越戰。當尼克森總統發覺越戰對於美國經濟影響太大，幾乎有不勝負担之感，祇有採取越戰越南化，與河內、北平和莫斯科妥協，好讓美軍「光榮」地退出越南，而把亞太地區安全責任部分交付給日本。但毛共力求爭取日本的友誼情勢之下，使美國懷疑日本能否負起這個責任，結果，美國既不信任亞洲其他各國抵抗共黨的能力，日本也不能放心，幾乎使美國無法托付之苦，就此而言，毛共在根本上破壞美國對亞太地區的政策，迫使美國狼狽地退出亞太地區。

美國勢力有意退出亞太地區不僅從尼克森主義見其端倪，就是季辛吉訪問中國大陸與毛澤東和周恩來會談時，也曾作暗示。而毛共乘機要求美國正式表示立場，故季辛吉第六次訪問中國大陸時，在「公報」上雙方表示不得在亞洲和太平洋地區行使霸權。毛共這種做法很明顯：一則以文字方式正式暗示美國不得在美洲和太平洋地區行使霸權的行爲；一則要以文字方式正式的方式，防範蘇俄勢力乘機滲入。換言之，毛共不但逐出美國的勢力，也防範蘇俄勢力在亞太地區的活動，故毛共的策略可謂一石數鳥。

六

毛共與蘇俄之間的競爭勢力範圍早已經進行，並不是以中南半島情勢的惡化才開始。南越淪陷以後，可能會加劇雙方在這個地區的角逐。但蘇俄要求使用金蘭灣並不一定爲了圍堵毛共的目的而發。蘇俄海軍出現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區是近年來的事。尤其蘇俄軍艦大量結集印度洋已經引起美國海軍當局密切注意。蘇俄海軍的活動顯然想與美國海軍在全球展開競爭勢力範圍，致蘇俄海軍活動主要的目標是美國。蘇俄使用金蘭灣基地作爲燃料或其他必需品的補給基地，對於蘇俄海軍在南中國海和印度洋的活動，當然有重大的幫助，這個活動範圍對於蘇俄要想圍堵毛共，可以說是毫無根據可循。

再說，即使毛共的海軍力量極為薄弱，蘇俄沒有必要勞師動衆的方式，與毛共海軍一決雌雄。如果蘇俄真正要以軍事力量與毛共見個高低，蘇俄海軍沒有必要繞一個大圈，從黑海或波羅的海從遙遠海洋而來，在南中國海與毛共海軍主力決鬥，尤其現代的海軍如果沒有空軍掩護和支援之下不敢孤軍與敵人作戰。基於這種認識，蘇俄向北越提出使用金蘭灣，絕不是對付毛共而發，其真正的目的與美國海軍作全球性的對抗的一部分，故把蘇俄海軍使用金蘭灣說成北平與莫斯科勢力在北越的競爭，完全是不明真相的說法。

就北平與莫斯科的關係而言，蘇俄如果要以武力對付毛共，蘇俄絕不採取海上的途徑。中國大陸與蘇俄邊境綿延漫長，蘇俄陸軍的實力又較中共實力強大，蘇俄可以從陸上運用強大的力量，直搗北平。這說明了毛共爲什麼在中俄邊境佈置強大的部隊，甚至鄰近中俄邊境的省份，採取寓兵於農的方式，將生產與戰鬥合一，隨時準備蘇俄可能的進犯，可見毛共早有所計劃防止蘇俄可能的入侵。

即使蘇俄使用金蘭灣其目的是對付毛共，也許是與毛共競爭勢力的表現，但是北越是否輕易答應蘇俄的要求無不令人懷疑。北越自從胡志明在世時，對於毛共與蘇俄的衝突極力處於中立的立場。如果說北越懼怕毛共才拉攏蘇俄作爲對抗行動，也與事實不符。因爲北越所以有今天的勝利成果，完全是北平與莫斯科共同合作的結果。這說明尼克森總統爲了要實行越戰越南化，既要跑北平又要跑莫斯科，證明尼克森如果不取得共產集團這兩個「強國」的諒解，是得不到任何結果的。如果毛共堅持排除蘇俄對北越的影響力，那莫斯科方面也是無能爲力。致雙方對北越的援助不僅基於意識形態的關係，而且也與本身的利益有關。這個利益就是：蘇俄不希望與美國在世界性的競賽時居於下風，毛共不希望美軍逐步迫近中國大陸邊緣。基於雙方總目的相同，河內當局如果知道蘇俄以金蘭灣作爲對付毛共的基地，他必然加以婉拒，不會自己變成北平與莫斯科逐鹿的場所，仍然維持以往中立立場，既不得罪雙方，又能獲得雙方的支援。如果真如新聞報導，蘇俄要使用金蘭灣基地，北越對於這個問題的處理將要表現出非常微妙的手段。

七

美國勢力退出中南半島以後，強調中南半島成爲毛共與蘇俄勢力競爭場

毛共與蘇俄在中南半島之角逐

所的主張，可能給予一種錯覺，認爲美國勢力退出，將是一個新的權力鬥爭場所。這種錯覺在一九六三年，毛共與蘇俄關係鬧僵以後，美國有些研究國際政治的學者就提出主張⑨。誤認毛共是民族主義者。民族主義是抵抗共產主義最犀利的武器。運用民族主義不但可以瓦解共產集團，而且進一步形成國際均勢，達到維持世界和平的目的。這個理論就是今天季辛吉均勢外交理論的基礎和背景，於是他希望利用蘇俄、毛共、美國勢力互相制衡，或以美國、蘇俄、毛共、西歐和日本五極勢力互相制衡，在不抵觸美國的利益的前提下，美國成爲各種均勢的操縱者（Balancer），建立起世界穩定的秩序。這種不懂共黨策略閉門造車的作法，除了自欺欺人以外，經不起時代的考驗，難怪江青說季辛吉這種政策是「鴛鴦政策」。其失敗自在意料之中。最近越南的淪陷就是最好證明，也可以說季辛吉理論體系的破產。

季辛吉要想拉攏毛共抵制蘇俄勢力擴張，這種理論的破產最好的說明，莫過於美國政府最近重新檢討對外政策。福特總統和季辛吉本人一再強調對盟國的承諾，美國政府最近對南韓表現積極支持態度，甚至公開表示以戰術核子武器支援南韓，以遏阻北韓武力的南侵。這一連串的行動都足以表示美國政府政策漸漸在改變，雖然季辛吉並未忘懷他這一套「鴛鴦政策」的理論，但如繼續執迷不悟的堅持下去，繼續想拉攏毛共對抗蘇俄，不但將遭受到更大的挫折，甚至會形成全面的破產。我們希望美國政府經過越、高慘痛的教訓，澈底檢討中南半島挫敗的真正原因，痛改前非，那麼雖然犧牲越、高二千多萬人民的自由和幸福，以換取更多人的自由和幸福，尙有可宥。故「亡羊補牢，猶未爲晚也。」

基於中南半島這次教訓，我人對於新聞報導蘇俄與毛共在中南半島的衝突，不但表示懷疑，而且要重視這一消息真正的動機，如果有人更想希望利用以毛共的勢力來抵制蘇俄勢力的擴張，那真是愚蠢至極。

八

總之，莫斯科與北平爲爭奪共產集團的領導和影響力，並不是自今天始，對於蘇俄使用越南金蘭灣一事不必過份強調和渲染，即使有這回事，祇不過是像兩個流氓爲爭奪新地盤一樣，但並不影響雙方對美鬥爭的一致性，換言之，雙方共同把美國的勢力逐出中南半島和亞太地區是一致的。基於這種

認識，我人切不可再幻想利用毛共或蘇俄的力量，從中取利，應該檢討以往政策的失敗，重新制定新的政策。

註：①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May 28, 1975.

②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May, 9, 14, 29, 1975.

③ 黑魯曉夫：「在蘇共中央委員向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總結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

④ John R. Thomas, "Soviet Russia and Southeast Asia," *Current History*, Nov., 1868, pp. 275-76.

⑤ Franz Michael, "Moscow and Current Chinese Crisis," *Current History*, Sept. 1967, p. 146.

論 菲 毛 建 交

一 菲律賓成為毛共的統戰目標

毛共對亞洲早具赤化的野心，而非律賓以所居戰略地位的重要，毛共早已把它作為統戰的重要目標。自一九七〇年底毛共捐款救濟馬尼拉水災後，翌年四月一日又無條件釋放被輪劫的非航客機，並於四月下旬，邀請非商參加廣州春季交易會。非商團訪問大陸時，毛共表示願意購菲律賓椰油，周恩來與非商會面時，又說明毛共期望與非建交的「誠意」。並邀請菲律賓參議員及報人訪問北平。他們返國後對毛共情況曾作不實的報導，在非國朝野間製造一種錯覺，認為毛共是「強大而可以和善相處」的。至馬可仕夫人去年九月訪問大陸，被款以「國賓」之禮，毛共允以石油售給菲律賓，並指示非共停止活動，在馬可仕夫人自大陸返菲後，非共廿七名最主要政治局委員向馬可仕投降，並當面交出隨身佩戴的武器。

近年來毛共為展開其對蘇俄的鬥爭，及貫徹其「孤立台灣」的政策，對菲律賓實是秋波頻送，因為菲律賓最感困擾的問題，一為石油的供應，二為「新人民軍」的死灰復燃。現在非國有一心腹之患，為回教徒的獨立運動，回

⑥ *Boston Globe*, January 17, 1973.

⑦ 羅石圃：「越南大撤退戰略的檢討」，問題與研究卷十四，期八，頁114。

⑧ Herman Ray, "Soviet Diplomacy in Asia," *Problems of Communism* March-April, 1970, Vol. XIX, No. 2, p. 46.

⑨ Ernest R. May,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 the Next Decade: Disaggregating the Prediction Problem," Stanley Hoffmann, "Weighing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John H. Gilbert ed., *The New Era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73), pp. 49-71, 90-114.

張耀秋

教徒為非國最主要的少數民族，在全國四千萬人口之中，約佔三百五十萬，回教徒性格强悍，富有殉道精神。菲律賓獨立以來，少數回教徒，常以受多數天主教徒的統治為恥辱，加以政策上的歧視，更使他們氣憤不平，回教徒獨立運動，得到世界回教國家的同情與支持，使得回教獨立軍，在裝備給養與幹部的補充均不成問題，而迅速生長茁壯。「虎克黨」為非共的武裝部隊，大約於一九七〇年改稱為「新人民軍」(N. P. A.)，一向以毛共為國際背景。因「新人民軍」採取游擊戰術，不容易捕捉其主力，而且菲律賓貧富懸殊，「新人民軍」乃日趨擴大，幾年來回教獨立運動，形勢日趨嚴重，相反的年來「新人民軍」呈現雌伏狀態，這種反常的情形，可能是受外力的暗示，因為毛共現在對馬尼拉施展笑臉攻勢，故出現了這一種微妙的情形。

菲律賓鑽油二十年，還沒有找到商業價值足供開採的油田，石油的輸入，幾全靠中東回教產油國家。中東回教國，對非國內政上的教徒問題，甚為關切，屢次組代表團到菲律賓作實地的視察，非總統對於回教徒獨立運動，不敢採用大刀闊斧的手段，而辣手的應付，實以石油供應問題有所顧忌。近菲律賓與印尼簽訂協定，增加石油輸入，非第一夫人也曾遠訪墨西哥，希望